

“非遗”视野下的少数民族 民间信仰研究

——基于云南大理、楚雄白族彝族的调查

The Study of Ethnic Minorities'Ethnical and Folk Beliefs
from the View of "Nonmaterial Cultural Heritage":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among Bai People and Yi People
in Dali and Chuxiong, Yunnan

安学斌 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非遗”视野下的少数民族 民间信仰研究

—— 基于云南大理、楚雄白族彝族的调查

The Study of Ethnic Minorities'Ethnical and Folk Beliefs
from the View of "Nonmaterial Cultural Heritage":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among Bai People and Yi People
in Dali and Chuxiong, Yunnan

安学斌 等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遗”视野下的少数民族民间信仰研究：基于云南大理、楚雄白族彝族的调查/安学斌等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10

ISBN 978 - 7 - 5161 - 2195 - 5

I. ①非… II. ①安… III. ①少数民族—民间宗教—宗教信仰
—研究—中国 IV. ①B928.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44622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王彬

责任校对 高婷

责任印制 戴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4

插 页 2

字 数 216 千字

定 价 4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课题组负责人

安学斌

主要成员

曹志杰 黄彩文 高 鹏 马永清

刘廷哲 周国川 赵文雪 万冬冬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问题的缘起	(1)
第二节 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3)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5)
第四节 基本论点与研究方法	(8)
第五节 相关概念界定	(10)
第二章 云南大理、楚雄白族彝族民间信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态	(19)
第一节 云南大理、楚雄白族彝族民间信仰的生境	(19)
第二节 云南大理、楚雄白族彝族民间信仰的源流	(26)
第三节 云南大理、楚雄白族彝族民间信仰的表现形式	(31)
第三章 云南大理、楚雄白族彝族民间信仰的价值体系	(122)
第一节 云南大理、楚雄白族彝族民间信仰的价值	(122)
第二节 云南大理、楚雄白族彝族民间信仰的功能与作用	(134)
第四章 少数民族民间信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属性	(146)
第一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界定及形式	(147)
第二节 云南大理、楚雄白族彝族民间信仰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属性	(152)

第五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下少数民族民间信仰的保护与利用	(165)
第一节 云南大理、楚雄地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	(166)
第二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下少数民族民间信仰的 保护原则	(182)
第三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下少数民族民间信仰的 抢救与保护	(185)
第四节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下少数民族民间信仰的 开发利用	(197)
主要参考文献	(206)
后记	(218)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问题的缘起

“文化多样性”与“文化遗产保护”紧密联系、相互关联、互为利好、共向谐变，是人类进入21世纪以来形成的最重要的共识。2001年11月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举行第31届大会，通过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多样性宣言》，第一条就开宗明义地指出：“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多样性的具体表现，是构成人类的各群体和各社会的个性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多样化。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多样性宣言》还特别强调文化多样性的独特性，注意保护少数族群和弱势群体的特有文化，并且将其看作人类精神活力的一个源泉，同时也是维护人类精神世界“生态平衡”的必要措施。换言之，人类文化传统作为有机整体，是由各种不同存在形态的文化相互关联而构成的。其中，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组成部分的少数民族民间信仰，就是一个重要的内容。梳理和保护处于生存困境中的少数民族民间信仰，已成为人类发展、社会进步、时代前行赋予我们紧迫而重大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

^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多样性宣言》，[2010-03-12]，<http://www.3miao.com/ces/column/culprotect/diversity.htm>（中国民族学学会官方网页）。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创造适宜的社会环境和良好的体制机制来承续不同民族、群体、地域的优秀的人类文化传统，对维护人类文化多样性，最大限度地挖掘和发挥人类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对人类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建立“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想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深远的历史意义。少数民族民间信仰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活态文化，它既受到人类社会变迁和环境变化的影响，又拘于其本身存在形态的限制，面临着社会存在基础日渐狭窄的发展趋向，由此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有的甚至已经消亡或正在面临消亡的危险。这一方面是社会发展必然性的影响；另一方面，不能不看到，这种影响的后果是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弱势文化的加剧濒危和加速消亡。这些文化所体现的特定民族或群体的文化精神和人类情感、特有的思维方式、传统价值观念和审美理想，将被现代工业社会所产生的不稳定的、统一全球化的文化观念所消解或替代。一个民族深层文化基因的改变，必然带来民族个性的变异和扭曲，以及民族特征的弱化甚至消亡；特定地域、群体中凝聚其文化传统的那些难以用外在尺度衡量的文化表现形式的消解，也必然会带来价值观念的混乱。^①

传统流变、信仰弱化、社会多元化价值取向形成等，使得伴随云南彝族、白族数千年发展演进而来的原始宗教信仰、祖先崇拜、族群认同等逐渐弱化，继之而起的是现代意识与崭新观念逐渐生成，人们远离传统之势在社会异化的生境下趋于强化，祭祖、庙会、婚嫁、丧葬等传统仪式逐渐淡化。作为民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少数民族民间信仰，在今天的社会进程中正遭遇着传承和发展的文化困境。尽管近三十年来，各级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始终履行职责发掘整理和保护民族文化遗存，但是各级职能部门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涉及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的时候，还存在诸多障碍。如何具体贯彻实施“文化多样性原则”，保护、抢救、开发和利用作为非物质文化形态的少数民族民间信仰，成为当前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少数民族民间信仰方面，正日益呈现出一种要对其系统

^① 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4 页。

深入研究的学术需要和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实需要。因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热浪渐起的语境下，重新审视少数民族民间信仰，在理论上有很大的研究空间，从实际保护的角度则有很大的现实需要性。

第二节 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少数民族民间信仰深深植根于各民族群众繁衍生息的历史与心田，是各民族人民身份的象征和意义深远的精神家园。人们对所信奉的神灵与灵物，定期或不定期地（因时因地）举行拜祭，历经千百年不变，久而弥坚，作用无形却巨大。各少数民族民间信仰的信奉祭祀仪式多数庄严神圣、人数众多、程序繁杂，是各族人民崇敬自然、敬畏日月山川、尊崇祖先、感恩祖神、崇敬英雄、缅怀历史等朴素情感淋漓尽致的表达。少数民族民间信仰，既反映了我国各族人民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多神信仰和信奉万物有灵论的原始宗教形态及其主要特征，又客观地体现出各少数民族民间信仰在经历了诸多社会历史变迁与发展后，已渗入不同时代文化成分的真实情况^①。少数民族民间信仰除了能够系统地反映各少数民族传统宗教的基本面貌之外，还涉及了社会历史和典章制度等诸多文化内容。集中体现了各少数民族的宗教、哲学、历史、民俗、伦理、文学、心理、精神世界等方面的文化内涵，是研究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直观性资料，是培育民族认同感的宝贵资源，是促进民族团结、保持民族地区持续发展的文化基础，是凝聚各民族人民力量的重要载体。

对少数民族民间信仰进行深入研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发展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与民族精神构建相一致，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蕴含文化性，对于民族力量的凝聚和延续，实现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大文明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作用。本研究的价值与意义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① 曹志杰：《云南巍山彝族祭祖仪式的考察与研究》，《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1. 民间信仰是少数民族重要的精神世界，也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的重要表现形式，将民间信仰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来研究，对于抢救、保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充分认识和尊重少数民族民间信仰的精神价值，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2. 民间信仰作为人类早期形成的一种历史文化载体，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在人类进化和发展程度越高、民间信仰越是弱化的民族中，人类早期的历史文化信息含量就越少；相反，在众多少数民族中，民间信仰较为浓烈，人类早期的历史文化信息含量显得异常丰富。因此，将其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有利于探索各民族乃至整个人类形成发展的历史，解决一些未解的历史之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3. 少数民族民间信仰蕴含着各民族特有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生态观、道德观、文化观、科学观、教育观，至今仍在各民族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用现代文化遗产理念和标准来研究它，有利于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使其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党和国家提出的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4. 有利于运用有关文化遗产的现代理念、科学方法，将积极有益、健康向上的少数民族民间信仰申报和确认为县、州市、省、国家乃至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名正言顺的抢救、传承、保护、管理和科学有效的开发与利用，促进其健康良性的传承与发展，从而继续为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可持续发展发挥其独有的作用。

5. 从创造文化遗产开始，人类就逐步懂得保护文化遗产。然而现代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却迟至 20 世纪 60、70 年代才兴起；尤其是在我国，“文化遗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民族文化遺产学”的学科体系构建，迄今尚处于起步探索阶段。本课题研究，就是尝试对上述三个新兴学科的理论、构架、内容与建设等，进行理论与方法上的探索和研究。

2010 年 10 月，我国申报的“妈祖信仰”项目入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对推进少数民族民间信仰的价值认定和抢救保护起到了肯定与导向性的作用，也提高了课题组开展本课题研究的动力与信心。概而言

之，本课题的研究意在记述文化现象，保存文化遗产，阐明文化发展、变化规律，以期引起人们关注、珍惜、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进而为中华民族团结振兴、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人类和谐共荣服务。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中国世间信仰的关注已逾百年，重点在于关注象征体系与社会体系关系，力图在汉人的信仰、仪式和象征体系中挖掘中国文明与社会结构的模式，阐明信仰和社会结构之关系，强调大众信仰的职能及系统特征，如格如特《中国宗教体系》、葛兰言《上古中国的诗歌与节庆》、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武雅士《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与仪式》、滨岛敦俊《近世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等。

国内对民间信仰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初，相继有顾颉刚、郑振满、陈春声、王兴亚等专家学者参与了民间信仰的调查与研究，其中以顾颉刚对泉州土地神、天后的专门论述最为精到。而最大范围和最为集中研究民间信仰的学科是民俗学，其中从整体上描述中国民间信仰的著作，一是刘铁梁、高友鹏、钟敬文、乌丙安、陶立璠、张紫晨等的民俗学著作；二是宋兆麟、乌丙安、高丙中、金泽等关于民间信仰的专著。除此之外，王铭铭、景军、郭于华、董晓萍、邢莉、石奕龙、王振中等学者也有较深入的研究成果；而我国台湾学者许嘉明、施振民、林美容等在民间信仰的个案研究方面，亦出版了许多专著和论文集。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学术和政治的主流是逆向看待民间信仰与中国社会的关系，多将之视为清除对象。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提供了一个正向审视民间信仰与中国社会关系的视角，使人们不再把普通民众当作思想观念有重大缺陷的认识对象；民间信仰非物质文化遗产属性的确立，揭示了其所具有的“突出的普遍价值”，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的研究成果不断问世。相对而言，在国内，区域性的民间信仰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例如对江南、广东、福建等地民间信仰的关注较多；但是对少数民族的民间信仰系统深入研究的仍十分有限，主

要有富育光、孟慧英等人对满族萨满的调查研究，巴莫姐妹对于彝族祖灵信仰和毕摩经籍传统的系列研究，杨树喆对广西壮族师公信仰与仪式的调查研究等，特点是较好地实现了民族、区域传统与宗教信仰研究的结合。与此同时，民俗学者在人生礼仪、节日神诞、农耕礼仪等信仰民俗方面也多有论著，如安德明于1997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天人之际的非常对话：甘肃天水地区的农事禳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王晓丽的《中国民间的生育信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向柏松的《土家族民间信仰与文化》（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吴秋林的《众神之域：贵州当代民族民间信仰文化调查与研究》（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仲高等的《锡伯族民间信仰与社会》（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王霄冰主编的《仪式与信仰》（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刘道超的《信仰与秩序——广西客家的民间信仰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黄桂秋的《壮族社会民间信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黄彩文的《仪式、信仰与村落生活：邦协布朗族的民间信仰研究》（民族出版社2011年版）等。

在云南，对各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的研究和成果不算少，但重点专项研究少数民族民间信仰的学者和成果还不多。目前，对云南彝族民间信仰进行研究的主要有：马学良的《彝族原始宗教调查报告》，是较早关注彝族民间信仰问题的著作，它着重收录了云南、贵州等地彝族原始宗教的资料与文献，考察了彝族原始宗教变化发展的规律线索、原始宗教对彝族民众日常生活产生的影响以及彝族原始宗教对研究彝族文化的重要作用等；起国庆在《信仰的灵光——彝族原始宗教与毕摩文化》一书中，较为详细地阐述了彝族原始宗教的基本形态，即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血缘祖先崇拜以及毕摩文化等；张仲仁所著的《彝族宗教与信仰》，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彝族宗教和信仰进行了考察、疏理、研究；任兆胜、胡立耘主编的《口承文学与民间信仰》，对云南彝族与日本的蛇神婚姻传承进行了比较研究；杨甫旺的《口头神话与民间信仰——云南彝族马樱花神话个案研究》，主要通过研究云南楚雄彝族马樱花神话，论述了口传神话与民间信仰二者之间的关系；夏光辅的《云南彝族原始思维的遗存》，主要阐述了在云南彝族中普遍存续的民族习俗、原始宗教、民歌等

中的原始思维；彝族知名学者张纯德等的《彝族原始信仰研究》内容全面，博大精深，涉及彝族民间信仰的方方面面，堪称彝族民间信仰和彝族原始宗教的百科全书。

对云南白族民间信仰进行研究的主要有：董建忠著的《银苍玉洱间的神奇信仰——白族本主崇拜》，对白族本主崇拜的内容、特点、变迁等做了详尽阐述；杨政业出版了《白族本主文化》、《大理宗教文化论集》等多部著作，对白族本主信仰作了深入调查与系统研究，极具参考价值；黄雪梅的《大化无形：云南大理白族祖先崇拜中的孝道化育机制研究》，认为大理白族在“化”与“诚”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文化传承机制，有效发挥了文化的教化功能，教育应借文化促进人的发展，而“化育”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方式；张春继的《白族民居中的避邪文化研究》，以云南剑川西湖周围的白族聚居区为个案，结合田野调查的结果分析了白族民居中的避邪文化的特定内涵，指出白族避邪文化与民俗生活息息相关，在时间和空间上密不可分，通过对避邪图像的分析，发现了民俗生活中避邪图像不是一个简单而孤立的避邪或吉祥的形象，而是一种复合型的图像，驱避“魑魅魍魉”图像不是避邪文化的全部。

除研究专著外，还有一批学术论文对民族民间信仰做过研究。这些成果内容丰富，研究深入，但重点探讨云南少数民族民间信仰的成果却相对不是很多，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来审视和研究各民族民间信仰的更少，这正是本课题选题的重要缘由和研究得以进行的广阔空间背景。

国内对以“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新概念为名目的研究开展得较晚，目前只能算是起步阶段。冯骥才、刘魁立、刘锡诚、乌丙安、宋兆麟、祁庆富、王文章、刘茜、田青、向云驹等著名学者，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倾力推动者，同时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最早和最重要的研究者。近几年来，“非遗”研究涌现出一批重要成果，专著有王文章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向云驹的《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和《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少数民族的主要有张庆善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及当代艺术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樊传庚的《新疆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陶立璠、樱井龙彦主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论集》，祁庆

富主编的《民族文化遗产》(第一辑)，陈理、祁庆富等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遗产集萃》，文日焕主编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丛书》，林庆的《民族记忆的背影——云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安学斌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以云南巍山彝族打歌为例》，贾银忠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谢沫华等的《人类的记忆——云南民族古籍文化遗产》等；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论文也陆续涌现。既有研究成果的日益丰硕和各领域研究从业人员的逐渐聚集，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关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业已引起国内学术界的重视并已取得可喜的研究成果。然而既有研究成果中关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事项，较之中华民族异常珍贵且丰富多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还只是沧海一粟。且需要引起重视的是，这些成果都未很好地将丰富多样的少数民族民间信仰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加以系统和深入的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目前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学科体系尚未完全构建起来，对少数民族民间信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关系的研究还存在较大的拓展空间。

为此，文化部副部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著名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专家王文章曾强调指出：“比如说第一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中，属于神话与信仰的项目就很少，几乎没有。为什么呢？就因为在这些领域，我们对于这些项目的重要性，它的价值、它的意义的认识还不太清晰，或者说还不够。”（2008.7）说明将少数民族民间信仰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问题，也是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

第四节 基本论点与研究方法

一 基本论点

少数民族民间信仰是人类漫长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一种社会现象，是一种具有特殊内涵和特定表现形式的文化事象，其中积极、健康的文化积淀与传统是重要的文化遗产，需要很好地进行传承、保护、发展与利用。为此，本课题的基本论点是：

其一，少数民族民间信仰是各民族早期形成的一种社会现象，体现着民族形成发展过程中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在历史上乃至现代社会生活中仍具有一定的功能和价值，并发挥着重要作用。

其二，少数民族民间信仰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事项和文化载体，其中的消极、糟粕因素需要遗弃，而积极和健康的因素是具有特殊价值与珍贵意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很好的传承、保护下去。

其三，作为传统文化和社会现象的少数民族民间信仰，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需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念与方法来进行有效的抢救、传承、保护与管理，并进行科学合理的开发利用，以使其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及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发挥出重要作用。

二 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以历史文献研究、田野调查、文本分析、个案研究和比较研究为主要方式进行的综合研究。

1. 文献法。充分利用现有的档案及文字资料，详细分析少数民族民间信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知识和理论，借鉴经验，积极探索、归纳适合我国少数民族民间信仰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特点、路径和方式，掌握其演变特点与发展规律。

2. 田野调查法。少数民族民间信仰是长期的原汁原味地存在于少数民族民间的，对其的研究就不能只停留在现有的屈指可数的论文著作上，而要研究者置身于田野乡间，与少数民族民众生活在一起，参加相关的民间信仰活动，这样才能获得真实、全面的第一手资料。而田野调查历来就是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的主要研究方法。“田野工作方法的实践性具体表现于人类学者采用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和直接体验三种实践方法获取民族志资料的过程，我们将其称为‘田野三角’。”^① 在资料的收集上，课题组主要采用直接体验、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等方式，实地调查大理、楚雄地区民间信仰的文化生态。具体是在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主要

^① 朱炳祥：《社会人类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0页。

是大理市、巍山县、南涧县、漾濞县) 和楚雄彝族自治州(主要是楚雄市、武定县、双柏县、大姚县) 两地多点, 对彝族和白族的民间信仰展开田野调查, 以获取少数民族民众有关民间信仰的第一手资料, 深入分析和研究当地民众在民族民间信仰方面的意识观念、行为态度、乡俚习俗等问题, 以及民族民间信仰在当地民众社会生活中的具体表现, 为本课题理论研究提供丰富的实证材料; 同时, 通过与政府相关部门的讨论、交流与沟通, 共同分析目前民间信仰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难点和问题, 并根据民间信仰保护传承的具体特点和行之有效的途径, 提出切实有效的保护传承措施。

3. 文本分析法。对田野调查中获得的大理、楚雄两地有关少数民族民间信仰的经史典籍、口头传说辑录等第一手资料进行全景式分析。从既有文本的表层深入到少数民族民间信仰的深层结构, 从而发现那些不能为普通阅读所把握的深邃内涵。剖析彝族、白族民间信仰中的重要基本元素, 探究其在当地民众自然与社会人文生态适应中的重要作用, 及其流变的原因和内在传承发展的适应规律。

4. 个案研究法。重点对田野调查中的一些典型个案和关键信息人如彝族的毕摩等进行深入全面的了解、剖析, 以探讨民族民间信仰保护、传承的可行途径和行之有效的适当方式。

5. 比较研究法。比较国内外民间信仰保护传承的策略与做法, 探索适合我国少数民族民间信仰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有效途径; 在此基础上, 以定性研究为主、以定量研究为辅, 将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困境进行分析研究, 进而提出其“非遗”保护的建设性思路。

第五节 相关概念界定

一 民间信仰

“民间信仰”概念, 最早是由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宗教学专业第一任教授姊崎正治于 1897 年提出的, 原意是指日本民间存在的与正统组织化宗教

相异的信仰习惯，不仅包括“原始宗教的残存”和“自生性的信仰”，还包括“组织宗教的衍化、曲解、混淆”。姊崎的总结和发现，深刻地反映了东亚社会宗教信仰的特点，很快就由改良派思想家梁启超等引入中国，并被中国知识分子广泛使用，其意义亦随时代演变。近十多年来，中国学术界和政府有关部门使用“民间信仰”这一概念，多用来特指那些不属五大宗教范畴、以“小寺小庙”为载体的信仰形态，以示其与“会道门”有着直接关系的“民间宗教”的区别，从而为民间信仰拓展合法的生存空间^①。《辞海》对“民间信仰”的界定是：“民间流行的对某种精神观念、某种有形物体信奉敬仰的心理和行为。包括民间普遍的俗信以至一般的迷信。它不像宗教信仰有明确的传人、严格的教义、严密的组织等，也不像宗教信仰更多地强调自我修行，它的思想基础主要是万物有灵论。”^②

除此之外，我国学者对民间信仰的界定主要还有以下几种：民俗信仰通常又被称为民间信仰或民间宗教，但同时又比宗教有更长的历史和更广泛的内容，既具有民间习俗的性质，又具有原始宗教和一般宗教信仰的某些特征，与宗教存在许多重大的差别^③；民间信仰指人们按照自然存在的观念及惯制仪式行事的群体文化形态^④；民间信仰是流行于民间但未成为正式宗教的各种信仰的总称，即通常被称作“迷信”的部分^⑤；民众中自发产生的一套神灵崇拜观念、行为习惯和相应的仪式制度^⑥；民间信仰是根植于老百姓当中的宗教信仰及宗教的行为表现^⑦等。尽管中外学者对民间信仰的定义已经很多，但学术界至今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对其内涵的界定，多数是在自己专擅或熟悉的学科范围内做出的分析和解读。

从以上对民间信仰的有关界定和定义，以及有关民间信仰的具体现象中不难看出：“民间信仰”是我国广大民众（包括精英和百姓、官方和民

^① 曾传辉：《中国的民间信仰是不是宗教》，《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3-15]，<http://www.cass.net.cn/file/20090903240635.html>。

^② 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120页。

^③ 陈麟书、袁亚愚：《宗教社会学通论》，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

^④ 董晓萍：《民间信仰与巫术论纲》，《民俗研究》1995年第2期。

^⑤ 安德明：《天人之间的非常对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6页。

^⑥ 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页。

^⑦ 金泽：《民间信仰的聚散现象初探》，《西北民族研究》2002年第2期。